

# 自我賦權的語言政策：從母語家庭做起

張學謙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母語教育議題在 2020 年的總統選舉中，令人意外的成為選舉的戰場之一。兩黨的雙語政策共同點是母語隱而不見。有點諷刺的是，執政黨才在 2019 年公佈國家語言發展法，明訂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其語言政策應當是可以邁向保存母語的添加式多語現象。很不幸的，無論朝野對於所謂「雙語教育」的理解，通常是從工具性的角度，以國際化為名，注重華語和英語，不管是韓國瑜總統候選人的「母語回家學就好」的中英雙語政策主張，或是賴清德副總統、蔡英文總統的「中英雙語國家」都不脫重外語、輕母語的窠臼。改寫 Orwell 的《動物農莊》的名句，中英雙語國家顯示的正是：「所有的語言都平等，但是有些語言（華語、英語）比其他語言更為平等。」

臺灣本土語言都面臨流失的危機。母語流失最主要的原因是家長不跟小孩說母語，加上學校母語教學時間有限，母語流失、轉向華語的削減式雙語現象成為常態。家長和教育單位對母語的錯誤認知也造成母語傳承受阻。常見的偏見是誤以為母語和華語只能選擇一項，背後的假設通常是以為母語是語言學習的阻礙或是誤以為母語沒有價值。事實上，雙語教育的國際文獻顯示：雙語給兒童帶來各樣的優勢，母語是語言學習的基礎和資源，母語是家長能傳承給兒童最重要的語言資產（Baker, 2001; Tabor, 1997; Cummins, 2001）。中英雙語政策忽略母語帶來的語言優勢和價值。為了復振母語，達成添加式雙語現象，「家庭必須恢復為我們母語的第一個語言教師，兒童必須每天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使用我們的語言交談。」（Littlebear, 2007：xii）

本文的基本論點是母語需要返家達成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維持家長需要自我賦權，透過語言意識啟發、家庭語言管理，實踐家庭語言政策，掌控自我母語的未來。

## 二、語言多樣花園與語言管理

中英雙語國家不利臺灣語言生態的發展。實施後，可能步上新加坡的後塵，推行英語，卻失去母語。新加坡政府雖然提供族群語言一些官方的制度支持，但是大部分的資源都放在英語推行上。這樣的「英語擴張典範」（diffusion of English paradigm），是危及語言生態的單語霸權，強調「對現代化和國際化的單語觀點」（Phillipson & Skutnabb-Kangas, 1996；引自張學謙，2013a：26）。臺灣過去推行獨尊華語導致本土語言流失，後續的英語推廣，可能如同新加坡一樣，造成英語

為頂層語言，華語成為高層語言，而本土語言則淪為底層語言（張學謙 2013）。

放任語言霸權橫行無所作為將坐大語言虎姑婆，將本土語言鯨吞蠶食。蔡中蓓（2005）關於「高中生對英文喜惡之調查」顯示，高達 77% 的高中生認為「中英雙語政策會加速母語衰亡，但願意犧牲臺灣母語與文化」。新加坡雖然成功的推展「必知英語的雙語社會」（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卻是以弱勢語言為代價，族群語言急劇流失（張學謙，2013a）。新加坡的例子顯示，在追求英語擴展的時候，需要注意在地的社會語言生態和語言權利。

為了捍衛臺灣的語言多樣性，對抗官方的語言霸權，我們必須採取「語言生態典範」（ecology-of-language paradigm, Ricento, 2000）在大魚吃小魚的語言叢林中，為弱勢的本土語言尋棲身之地。「語言生態典範」跳脫多語言是問題的傳統偏見，視語言多樣性為資源與權利。語言花園的比喻是 Garcia（1992）提出，用來強調語言多樣的必要性以及維持語言多樣的方法。對 Garcia 而言，單語世界就像是在語言花園中，每一朵花都一模一樣，也只有一種顏色，同樣的氣味。這樣的人生好像是黑白片。幸好，我們的語言花園有不同形狀、大小不一、各色各樣的花朵，這些各色各樣的花朵為花園增添艷麗，帶來豐富的視覺和美感經驗，營造出彩色人生（轉引自張學謙，2011）。

世界的語言多樣性並不容易維護。如何管理語言花園維持花園的多彩多姿呢？Garcia 首先排除自由放任的主張，認為要是放任強勢的花卉蔓延，將危及其他小型的花卉的生存，會造成強者恆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她認為為了維持語言多樣性，就必須進行語言規劃：增加花朵；保護稀有花朵；增加瀕臨絕種的花朵；控制繁衍迅速的花朵。逆反馬太效應，需要的是路加福音提及的扶弱抑強的精神（1:52-53）：「伊將掌權的對寶座拖落來，卑微的人給 in 高升。枵餓的人，伊用好物互 in 飽足；好額的人，伊趕 in 空手出去。」（華語：「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強勢語言的極度擴張是「負面語言規劃」（negative language planning），將造成本土語言滅絕及語言單一化。臺灣的語言政策應該追求「積極語言規劃」（positive language planning, Fishman, 1997），以保存和挽救在地語言為目標，追求語言多樣性以及語言權利。

站在語言生態的管理立場，中英雙語國家的缺失顯而易見。臺灣應該主張母語為本的多語政策，捍衛、投資臺灣的語言多樣性。中英雙語國家的想像力貧乏，忽略美麗島是個語言多樣的花園。英語之類的外語主要是作為專業人士使用，充當與外人交涉或吸收國際資訊的功用。將之視為國內語言，是內外不分。母語作為任何語言的基礎，是任何國家語言政策的基礎，未能注意母語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功能的語言規劃，是無根於在地的空想，也錯誤的認為跳過母語是

邁向雙語國家的捷徑，為了達成兒童的添加式雙語發展，即學會第二語言同時保存母語，最好、也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不要忘了阿母阿爸在家傳承的母語。

### 三、推行家庭母語政策的原因和方法

在政府的中英雙語國家的想象中，母語並不存在，中英雙語政策只不過強化了英語熱的熱度，短期內不大可能達成中英雙語目標。可惜的是，極為容易達成添加式雙語現象的母語傳承，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張麗君（2008）認為臺灣的母語環境還是優於英語環境，要是讓小孩在學前階段加強母語－國語的雙語教育，就能享有雙語的認知優勢。本文建議家長規劃與執行母語的家庭語言政策，讓母語返家，逆轉母語流失，在母語得到力量的同時，也讓母語成為後續多語言學習的基礎。O'Regan（2018:112）建議我們：「必須深思熟慮的規劃！母語不會自己找上門，我們必須積極、特意的去追尋。創造你自己的家庭語言規劃，告知親朋好友。」為此，本文提供家長自我培力，規劃並執行家庭語言計畫的理由和方法。

家庭是母語保存最重要的地方。建立母語家庭，讓母語在家庭紮根，才能讓母語重新獲得活力。提供建立母語家庭的理由和方法：一、家庭母語的重要性；二、建立母語家庭的方法（以下均改寫自張學謙，2013b）。

#### （一）家庭母語的重要

失去母語，失去什麼？母語是權利是文化資產，卻常被誤以為是阻礙，而被忽視，被放棄。母語對個人、家庭、社會、甚至世界都是重要的價值。為了強勢語言，犧牲母語，並不值得。雙語研究顯示，兒童的母語發展是第二語言發展的基礎。失去母語未必能帶來獨尊華語所宣稱的好處，卻可能帶來以下的不良影響：

1. 失去母語，兒童將被剝奪母語傳承的權利
2. 失去母語，對兒童的族群認同有不良影響
3. 失去母語，斬斷兒童接觸族群文化的最佳媒介
4. 失去母語，對升學就業可能有不良的影響
5. 失去母語，阻斷家庭親情的溝通，經驗無法傳承，無法產生親密感

添加性雙語現象是家長給小孩的最佳語言資產。家長培育雙語兒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讓兒童在家庭的環境自然學會母語。華語是社會上的強勢語言，兒童在家庭之外的環境，自然學會華語。家長在家庭積極培育兒童的母語能力，兒童就能成為通曉母語的雙語者。

## （二）推行家庭語言政策的方法

自由放任將導致母語流失，爲了捍衛母語，家長需要積極介入，影響小孩的語言選用，提供弱勢語言，更多的學習和使用空間。家庭語言規劃有三個部份，配合家長擔任的角色，整理如下：

### 1. 扮演母語的意識啓蒙者，培養母語意識

家長需要扮演母語的意識啓蒙者，積極的培養兒童母語意識。家庭若能持續使用弱勢語言，母語就能安全無虞，然而缺乏家庭的語言傳承，將很難維持母語的生機。以下是培養兒童母語意識的參考做法：

- (1) 對母語要有強烈的認同感
- (2) 要有母語優先的態度
- (3) 關心並鼓勵兒童學習母語
- (4) 強調母語的重要性，推廣母語積極正面的形象
- (5) 喚起母語忠誠感，願意為母語復振付出心力
- (6) 說明通曉母語雙語者的優勢
- (7) 同時宣揚母語的工具性和情感性價值；情感性價值：重視母語在維持認同和保存文化的功效；工具性價值：強調母語對升學、就業的重要性
- (8) 語言學習需要時間和毅力，鼓勵兒童養成學習母語的習慣。

### 2. 成為母語家庭的規劃者，進行母語管理策略

家長不經意間，常選擇強勢華語，作為家庭用語。所謂的母語轉頭不見症，指的就是家長彼此以母語交談，用華語跟兒童交談。這種自由放任的做法，常導致母語流失。爲了母語復振，需要積極介入管理家庭語言。管理意味著積極參與，評估狀況，規劃策略。

#### (1) 家庭母語使用規劃

「一人一語」與「一地一語」的方式是發展家庭雙語現象的好方法（De Houwer, 2009）。「一人一語」就是父母親各自以本身的母語和兒童說話，兒童則以父母親跟他們說話的語言回答。通婚家庭應當秉持弱者優先的原則，優先考慮在家庭給予弱勢母語更多的支持。在家裡使用更多的弱勢語言，弱勢語言才有成長的空間。「一地一語」是建立弱勢母語環境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劃清語言界限，防範強勢語言滲透至家庭情境；雙親在家都以母語和孩童說話，營造僅用母語的環境；孩童從街坊鄰里或學校等途徑學習強勢語言。



## (2) 堅持母語的言談策略

母語的使用，需要刻意經營。家長使用母語和孩童交談，孩童很可能會以華語回答，而非母語。如果家長跟隨小孩的引導，轉向使用華語，母語就會慢慢在家庭中消失。以下四種言談策略有助於維持母語使用的空間(De Houwer, 2009)：

- a. 聽不懂策略：小孩說華語時，家長可以說：「我聽不懂」或「請說母語」
- b. 問問題策略：小孩說華語時，家長以母語猜測意思，通常使用是非問句
- c. 重複策略：小孩說華語時，家長以母語重複說一次
- d. 堅持策略：家長不管小孩說華語，繼續以母語談話

## (3) 規劃家庭母語時間

任何的語言學習都需要學習和使用的機會。家庭是兒童語言學習的起始點。家長需要營造母語化的家庭生活，讓兒童從日常生活中學習與活用母語。以下是一些可以融入母語的家庭時間(Tukung Sra/汪秋一，2013)：

- a. 善用親子親密時間，以母語交談
- b. 經常以母語和孩童說話、唱歌、講故事、說笑話、遊戲，以擴展孩童母語經驗
- c. 運用家族的母語資源
- d. 家庭聚會：與親朋好友輪流舉辦家庭聚會，並使用母語交談
- e. 母語正名：賦予子女傳統姓名
- f. 親子共學：家長跟小孩一起學習母語，除了學習母語，也促進親子關係
- g. 托育子女：雇用通曉母語者當保母
- h. 邀請說母語的孩童及成年人到家庭訪問

## (4) 結合家庭與部落

母語家庭是母語的復興基地，但是不應該成為母語孤島。家長可以透過結合部落或社區擴大母語接觸的空間，讓兒童增添多樣的語彙與言談風格。以下是擴充家庭母語，進行母語部落化的一些做法(Tukung Sra/汪秋一，2013；King & Mackey, 2007)：

- a. 家長提供小孩接觸母語的機會，送小孩到教母語的幼兒園、安親班，或安排小孩和會說母語的孩童一起遊玩
- b. 鼓勵子女參與母語文化活動，如母語班、文化體驗營、母語或文化競賽、學校社團
- c. 參與部落或都會傳統祭儀活動
- d. 鼓勵子女經常回部落生活

- e. 攜帶子女參與母語教會活動
- f. 多與同族交朋友，擴大母語社交範圍

#### (5) 鼓勵親朋好友參與母語傳授

在建立母語家庭的時候，需要特別提醒親友，儘量以母語和兒童交談，讓兒童有足夠的母語沉浸環境。以下是邀請親朋好友參與母語傳承的一些建議（King & Mackey, 2007）：

- a. 分享你們對小孩母語學習的計畫
- b. 說明傳承母語達成添加式雙語現象的優點
- c. 強調小孩需要母語沉浸的環境，要求儘量使用母語與小孩交談
- d. 分享小孩的近況；透過網路和親朋好友進行視訊交談
- e. 鼓勵親友與小孩相處，與母語溝通
- f. 鼓勵祖父母帶小孩，跟孫子使用母語交談
- g. 提醒親朋好友僅說華語，將失去雙語的優勢
- h. 感謝親友協助小孩的母語學習，好好的款待他們。

#### (6) 保姆的協助

家長爲了生計可能都必須外出工作，孩子還小的時候，就有托育的需要。保姆成爲兒童語言學習的主要對象。爲了傳承母語，必須慎選保姆，優先聘請通曉母語的保姆。以下是一些參考做法（King & Mackey, 2007；轉引自張學謙，2016：36）：

- a. 告訴保姆你重視兒童的母語發展
- b. 讓保姆知道你重視她的母語技能
- c. 請保姆儘量使用母語和小孩溝通
- d. 告訴保姆不要使用制式上課的方式教語言
- e. 請保姆讓小孩整天沉浸在母語中
- f. 讓小孩以自然、活潑、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母語
- g. 告訴保姆小孩一開始聽不懂沒關係，只要說得簡單清楚，小孩慢慢的會趕上

#### (7) 串聯母語家庭，建立兒童母語遊戲班

母語存活需要使用母語的實踐社群。如果能進一步串聯志同道合的母語家庭，就能夠進一步爲兒童營造家庭之外的母語環境。兒童遊戲班就提供母語家庭見面、交換經驗、互相打氣的機會。

### 3. 作為母語家庭的實踐者，實踐母語家庭，邁向母語復振

家庭母語計畫不但需要「坐而言」，也需要「起而行」。家長作為母語意識的啓蒙者，可以樹立兒童正面積極的母語態度。家長也是家庭母語的規劃者，進行兒童母語的學習和使用規劃。有了積極的母語意識，又有家庭母語管理計畫，最後，就是最重要的，家長作為家庭母語的實踐者。

失去家庭的母語傳承，母語就變成瀕危語言。為了有效逆轉母語流失，促進母語復振，家長需要進行家庭母語規劃。不管母語程度如何，家長都能為兒童規劃母語的學習計畫，協助兒童發展母語。建立母語家庭、傳承母語是每位家長責無旁貸的責任。

##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檢討中英雙語國家政策，認為代之以母語為本的多語言政策，接著從語言花園管理的角度強調規劃的必要性及方法，最後提出建立母語家庭的理由和方法。我們以家長為寫作對象，希望達成用批判教育的方法達成母語復振的目標（Ada, 1995: 177）：「我們希望家長和學生能夠分析現狀，了解限制他們的結構和勢力，能得到足夠的力氣，去質疑周遭的世界，能夠自由自在的與他人團結合作，參與型塑世界、改造世界的工作。」。

臺灣的多語能力及多語帶來的各項優勢，無法透過遠望天邊的彩虹達成。「無落種，袂收成」家長需要在自家的花園成為母語園丁，為母語的世代傳承及子女的語言優勢，儘早播下母語的種子，為後續的多語言學習奠立穩固的基礎。家長的家庭語言實踐，不但是為子女帶來語言資源，是最好的語言傳承禮物，同時也抵抗語言霸權的實踐，在強勢語言鋪天蓋地的洪流下，成為逆流而上的母語戰士。

國家語言復振教育也需要納入家庭語言政策規劃，畢竟語言復振的基礎在於家庭，只有鞏固家庭的母語地盤，創造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才有望復振母語。

## 致謝

本文初稿承何萬順教授提供寶貴修改意見，謹此致謝。本文為科技部補助計畫《臺語返家計畫：家庭語言計畫的研究設計與推廣》（MOST 107-2410-H-143-004-MY3）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的支持。

## 參考文獻

-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新新

臺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張學謙（2013a）。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及其對家庭母語保存的影響。臺灣國際研究季刊，9(1)，1-32。
- 張學謙（2013b）。族語家庭手冊、原住民族語師徒制手冊、原住民族語家庭問答集撰寫計劃結案報告。原住民族委員會。
- 張學謙（2016）。再造家庭族語傳承：阿美族家庭的個案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9(3)，1-46。
- 張麗君（2008）。國臺雙語兒童其雙語能力與智力、創造力之相關探討。師大學報，教育類，53，79-106。
- 蔡中蓓（2005）。〈向上提升／趨附霸權？再思臺灣的語言政治及英語教育〉，載於張盈瑛，郭瑞坤，蔡瑞君，蔡中蓓（編）誰害怕教育改革？結構、行動與批判教育學，245-262。臺北：紅葉文化。
- Ada, A. F. (1995). Fostering the home-school connection. In J. Frederickson (Ed.), *Reclaiming our voices: Bilingual education, critical pedagogy and praxis*. Ontario, CA: California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Available (retrieved July 2009): [www.osi.hu/iep/minorities/resbook1/Fostering.htm](http://www.osi.hu/iep/minorities/resbook1/Fostering.htm)
- Baker, C. (2001).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Cummins, J. (2001). Bilingual children's mother tongue: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education? *Sprogforum*, 7(19): 15-20.
- De Houwer, A. (2009). *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Clevedon/Buffalo: Multilingual Matters.
- Fishman, J. A. (1997). *In Praise of the Beloved Language: A Comparative View of Positive Ethnolinguistic Consciousnes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Garcia, O. (1992.). Societal Multilingualism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in H. Byrne (Ed.). *Languages for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 King, K. A. & Mackey, A. (2007). *The bilingual edge: How, when and why to teach your child a second language*. HarperCollins.
  
- Littlebear, R. E. (2007). Preface. In G. Cantoni (Ed.), *Stabiliz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Flagstaff: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p. xii.
  
- O'Regan, H. M. (2018). Kotahi Mano Kaika, Kotahi Mano Wawata--A Thousand Homes, a Thousand Dreams: Permission to Dream Again. In L. Hinton, L. Huss, & G. Roche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pp. 107-114). Routledge.
  
- Phillipson, R. & Skutnabb-Kangas, T. (1996). English Only Worldwide, or Language Ecology. *TESOL Quarterly* 30(3), 9-24.
  
- Ricento, T. (2000).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omas Ricento (Ed.) *Ideology, Poli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Focus on English* (pp. 9–2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abor, P. O. (1997). *One child, two languages: Children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Baltimore: Paul Brookes.
  
- Tukung Sra/汪秋一（2013）。〈如何從家庭開始說母語 一家庭化、生活化、趣味化〉。未出版手稿。

